

白夜之谜

——企业家的夜生活

孙洪敏 著



生活丛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125
385
2

葛蕾珍

白 夜 之 谜

企业家的夜生活

孙洪敏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夜之谜:企业家的夜生活/孙洪敏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10

(夜生活丛书; 3)

ISBN 7-5059-2580-6

I. 白… II. 孙…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9214 号

书 名	白夜之谜——企业家的夜生活
作 者	孙洪敏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责任编辑	朱蓓
责任校对	甘星光
责任印制	俞宏泰
排 版	一二〇二印刷厂
印 刷	广内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65 千字
印 张	8.8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580-6/I·1913
定 价	13.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夜生活丛书》总序

于 信 凤

—

凡事总有例外。

不管你是有意识地寻求“例外”，还是意外地遭遇到“例外”，你都不应该轻视这“例外”的价值。就是因为有了这“例外”，你才得以闯入新的生活天地，才能用新的角度回视原已熟悉的事物，发现其中的新奇。说不定“例外”就是上帝赐给人们用以激活思维、引发灵感的宝物，没有这种激活和引发，人们也许就在“熟悉”中麻木了原本灵敏的感觉，僵化了原本活跃的思维。

几次对我来说是“例外”的夜生活，就曾给予过我以巨大的冲击和深刻的震动。

1993年初的某晚，8年前由政府机关下海经商的好友约几位同道商讨投资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可行性问题，请我去出谋划

策。当好友领我通过豪华酒家的大厅时，厅中几十桌早已客满，陆续端上各桌的菜肴大多我都叫不出名字，看这势头，我估计，每桌酒都得在千元之上。我实在佩服中国人富有之快，尤其惊叹于小富之后的出手大方。不过我怀疑，这一厅十几万元的花销究竟有多少是出自哪怕是真的富得流油的个人的腰包呢？说不定其中一部分还得摊派到已经领不出全资的职工的头上！

大概好友已经猜出我穿过大厅时的感想，进入包间引见同道后就立即宣布聚餐的“方针”：“不劝酒但要喝好，胃是自己的；不讲排场但求实惠，钱也是自己的。”进了这样的酒家和这样的包间怎么可能“求实惠”？朋友相聚不劝酒怎么能够尽兴？看来这只是一个说给人听但不想照办也无法照办的“宣言”：空话、套话再加点假话！

时下有一种误解：以为空话、套话就是废话。其实不然。实话、真话，言者的目的就在话中；空话、套话，说者的目的则在话外。“空”、“套”甚至“假”，但不一定“废”。聪明如我好友者岂能说废话！那么他的话外目的是什么？

酒桌话题的进展表明，好友的“宣言”乃至聚会都与我评价“夜生活”的一种观点或偏见有关。“出谋划策”云云不过是个借口，酸腐迂拙如我者哪有什么谋略可以献给商海的弄潮人？

为我友所熟知的我的一个观点是：对于经济人，要了解其本事和能力，你就看他白天如何经营赚钱；要了解其人品和追求，你就看他夜间如何消费花钱。简言之就是“赚钱显本事，花钱见人品”。在商界，不会经营赚钱者不可与谋，沉迷于酒家赌

场者不可为友。

与我友同来的诸友原来都是文化人，80年代中后期相继下海，几度风雨，几经沉浮，如今都成了拥有数百万上千万资产的民营企业家的。有所得，必有所失。他们是成功者，却又常常感到远离文化的孤独。他们期盼着与至今仍厮守文化的文化人的沟通和理解，而生存方式的差别所产生的误解又常常成为沟通的障碍，譬如我的关于夜生活的上述观点就是一例。

的确，他们经常出入酒家，有时也光顾赌桌，这已经成为他们夜生活的一部分。

为了贷款，为了促销，为了应付莫名其妙的检查，为了一个公章，甚至为了收回本来属于自己的货款，你不出入酒家行吗？

不必精简，他们没有那么多副职、部处、秘书。他们既是老板，也是公关员，又是司机，没人替他们陪客、谈判，他们怎能不亲自出山？

不管谁的主意，不管什么理由，出入酒家，他们掏钱；围坐赌桌，他们“输钱”；甚至他人旅游，夜寻“三陪”，也由他们支钱。他们情愿吗？

有人说他们是不规则经济的受益者，可他们说他们是不规则经济的受害者：如果依规则运营每年都可节省十几万，又可减少不可计数的那种“不情愿的夜晚”。

时间久了，这便成了他们夜生活的一种“定式”，一种生存方式。在没有功利驱使，在他们“情愿”的时候，他们又会到哪里去呢？譬如今晚？

他们富了，完全可以改换生活方式。譬如依靠利息过活，不再去经营去管理，不就可以摆脱“不情愿”从而迎来新的夜晚吗？

但是，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成为富翁，也不仅仅是曾经“经历过”，在商海中“过把瘾”。他们有更高的追求。他们不是在商讨投资教育和文化事业吗？

于是，不管情愿与否，他们只能一如既往地继续经营属于他们的白天和夜晚：白天组织和控制，夜晚筹划和决策；白天经营系统内部，夜晚协调系统外部——通常在夜总会、酒店和牌场。

读者朋友，你理解他们吗？

我似乎理解了，又好像还没有理解。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夜生活的例外确实向我展示了另一种夜生活的场景。

又一个夜晚。月明星稀。

伏案良久，面对着“上山？下海？”的命题，不知如何落笔。

我走出斗室，在宽阔的黄河大街上继续追寻“山”上的路径、“海”中的奥秘。

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把我从高山深海中拉回到了现实。车上跳下两位女士：一位穿着时髦、轻妆淡抹的并不“妙龄”的“女郎”，一位稍事打扮、身着职业装的中年妇女。

细细打量才辨清，原来是附近医院的大夫——两位老熟人！她们因事下班较晚，饭后匆匆赶往舞厅。

我原以为对她们是了解的。但在夜幕笼罩下的舞厅里，她们的狂放、她们的洒脱，对我来说，便成了一个“谜”！

其实，什么都有谜，什么都是谜。回来的路上在十字路口叫卖的烧烤摊主不是谜吗？路边散发着幽幽灯光的咖啡屋不是谜吗？擦身而过急奔远处的两辆摩托不是谜吗？

我带着夜之谜、人生之谜、夜幕下人的生活之谜回到了我的斗室。

夏夜。繁星在空。

我邀几位学界、出版界的朋友夜侃选题。或许是因为太强的目的性限制了诸君思维的发散，或许是因为诸君想保留腹中的存货以待价而沽，侃出的选题与诸君的学识、才华并不相称。

我送走诸友，沿着黄河大街向远处望去，仿佛又看到了十字路口烧烤的青烟和路边咖啡屋的幽幽灯光，看到了“好大一棵树”的摆动和南海弄潮者的沉浮……

我顿有所悟。

我匆匆奔回斗室，旋开台灯，伏案写下五个大字：“夜生活丛书”。

二

台灯下，我托腮沉思，搜寻着“夜生活”的底蕴和价值。

好像有谁说过：观察一个人，主要地不是看他“八小时”之内做什么，而是看他“八小时”之外干什么。

“八小时”之内，他是社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社会舞台上的一个角色。这时，你所看到的主要是他的管理者（或称导演）对于角色行为的设计；对于他本人你顶多能够看到他对于角色的投入程度和扮演水平。

“八小时”之外则是自己的。这时，他的角色约束才得以解除，属于他自己的爱好、追求才得以显现，他的个性、特色才得以展开，他才能够成为他自己。只有在这时你才能看到他的本色，看到他有别于他人的特殊性。

难怪有人说：“我的生活从落日开始。”

难怪有人把“夜生活”看作是观察人生的“窗口”。

但是，有了“八小时”之外，有了夜幕的笼罩，你就真的能够展开你追求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成为你自己吗？

不一定！

我们不去说还没有“八小时”内外之分的远古时代，就是15年前的特殊年代和再往前的并不特殊的年代，你能有特殊的追求吗？你敢有特殊的追求吗？你所展开的真的是你的本色吗？

人不是以自己为对象物来实现自己的追求、展开自己的本色的，它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没有适当的条件和氛围，就会千人一面，万人同色，或者为了共同的生存而挣扎，或者因为同一的戒律而进行同一的包装。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

其实，社会和文化不仅是人的个性展开的条件，也是造就人的个性的原因。人从来就是特定社会的人，特定文化的产物。

在大批判的年代里，你不敢去摇动“好大一棵树”，你也没

有为了摇动“一棵树”而甩头扭身的欲望。

就是在稍后的为大批判伤害者平反的年头里，人们在“八小时”之外也只能为生存而奔波，顶多是在台灯下对大批判的苦难进行咀嚼和反思，于是便有了伤痕文学和理性的批判。但夜还是沉寂的。

改革开放终于唤醒了沉睡的夜晚。

人们告别了“日落而息”的传统节律，闯进了灯光闪烁的夜生活。

于是，原本一湾宁静的蔚蓝，如今则喧腾不息。

于是，人的价值追求的多样性，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拼搏与彷徨，梦幻与迷惘，进取与退避，高尚与堕落，便在这湾喧腾中展开、奔泻，演出一幕幕经营人生、消费人生的悲喜剧。

改革开放对于“夜生活”的首要意义在于唤醒了人的主体地位，唤醒了原本“不安分”的“自我”。“自我”要展现蓄久的潜能，追寻多方面的价值，于是便有了“不安分”的夜晚。

改革开放对于“夜生活”的意义还在于创造了“自我”展现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提供了“不安分”的表演舞台和容忍乃至欣赏“不安分”表演的观众，这样才有了披头散发的摇滚和浓妆艳抹的大秧歌，才有了喧腾不息的夜生活。

夜晚的由沉寂到喧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物质财富积累的过程，是“自我”逐步觉醒的过程，是观念碰撞和更替的过程。

观念的更替，最令人瞩目、对“夜生活”的崛起最有意义

的，是作为理想的目标感的失落和追求愉悦体验的过程感的增强。

目标感或许真的失落了，或许并没有失落，只是由遥远的未来移近到了眼前，由行而上的追寻降落到了行而下的操作，把目标溶于过程之中了。

为今生不可企及的目标而苦苦修炼的人的确越来越少了，追求过程中的愉悦体验的人的确越来越多了。

譬如登山，过去常说攀登的苦难是为了登顶之后特别是获得奖章、为国争光的荣耀，现在则有许多人说就是为了获取攀登过程的体验，那愉悦主要来自于“我在攀登”，而不是那结果的荣耀。

那么过程真的能够带来愉悦的体验？

最艰辛的刹那莫过于百米赛跑的冲刺。你看冲刺者的“咬牙切齿”，那不是痛苦之极的表情吗？

可是格列菲斯·乔依娜却飘洒着秀发，露着诱人的微笑冲向终点了。

其实，极乐的体验总是和痛苦甚至风险相连的，表情不一定总是诱人的。

过程的愉悦体验并不是或者不总是与闲散、舒适、索取、奢侈相关连，在高追求者那里常常意味着探索、创造、艰辛、奉献。

时下夜生活中的高消费、高浪费以及其他并不值得赞美的现象，不是人性展开的必然，而是人性扭曲、异化的一种表现；不是追求过程愉悦的结果，而是失控的权力和膨胀的私欲对夜

生活的衰读。

是改革开放带来了今日的夜生活，也只有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才能使夜生活的质量跃上一个新台阶。

夜生活不论怎么发展，其主要内容是消费大约是不变的。

就单个人而言，消费具有比生产更大的学问，夜晚具有比白日更丰富的内涵。

虽然遭到好友的批驳，可我仍坚持我的观点或偏见：赚钱显本事，花钱见人品。

在社会允许的经营规则下，你能不能挣到100万，多长时间挣到100万，如何挣到100万，人们品评的是你的经营能力，抓住机遇的本事，对于你的人品实在难发一辞。

现在给你100万，看你如何支配它，人们品评的将主要不是你的本事和能力，而是你的追求和人品了。

在100万面前，有的设计进一步施展才能、更多地贡献于社会的蓝图，有的筹划为更多的人创设发挥才干的更好的条件，有的设法去解除不幸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他们在100万的消费或支配中，获得了高尚的情感体验，人格也得以充实和完善。

同样是100万，若到了另一些人手里，可能是先酒店，后赌场，再红灯区，还有全世界都查禁的吸毒馆，周游一遍，结果只能是个人异化，家庭破裂，社会遭殃。

这里是假设。但是类似的现象你不是也时有耳闻，甚至不小心地在夜幕中闻见吗？

人们消费的不仅仅是金钱，不仅仅是时间，而是人生，是

仅有一次的人生。

夜生活不仅仅是消费，还有生产，特别是创造。

我有一种感觉，或许也是偏见：对于脑力劳动者来说，白天适于逻辑加工和智力操作，夜晚则易于产生灵感，更适于创造。我满有把握地推测，至今人类积累的文明成果，其最富于创造性的部分主要是在夜间提出构想而在白天完成的。

我每次身游故宫，都被它的宏大、严整、精巧所震惊。这样精妙的构思，特别是其中的神来之笔，没有夜幕下的天助是绝难完成的。不知历史学家们对此能否做出确证？

至于神妙绝伦的相对论思想大厦，则完全是“思维实验”的产品。如果没有神秘夜幕下的遐想，没有闪烁着的星光指引，它的创建者怎么敢于在牛顿建立的“绝对时空”的大厦上动土，发出“时间延缓”、“空间收缩”之类的奇思妙想？爱因斯坦在他的《回忆录》中告诉我们，相对论的思想火花确实是在他没考上大学、在阿劳中学复读的时候，仰望夜空，灵魂与星光同驰，突然萌发出来的。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每每令我不解的倒是：自然界的秩序——譬如这日夜的更替——竟是那样符合人的天性。这是造物主对人的特别恩赐还是人对自然秩序的神奇的适应？

日夜的更替竟然恰到好处地对应着人类两种思维的互补。

白天，在目的性、功利性的强烈驱使下，人脑进行着连续性、聚焦式的思考，其专注、严密、高效的特点使人脑在白天特别适于繁杂而细密的智力操作和逻辑运演。但有其长必有其

短。聚焦到一点或一线，就难以得到这点或线外的更多的机遇和启迪；连续意味着渐进和平滑，而渐进和平滑又绝难与跳跃式的灵感相遇。

夜间则不然，那里没有目的的指引和功利的驱赶，思维向着广阔的空间发散，跳跳跃跃，信马由缰，不求收获却可能发生奇想，不求严密却可能顿悟出逻辑运演的起点，无所期待却可能与灵感相遇。我说精美的艺术创造和独创的科学构想多源于夜晚的思考，从这里是否能够找到一点依据？

夜晚思维的富于创造性还得益于夜幕所特有的神秘和魅力。

在白日阳光的照射下，万物的表层——形和色——清清楚楚地显露在你的眼前，你似乎对一切都一目了然，于是便失去了探究万物底蕴的好奇。

夜幕降临了，一切都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变得模模糊糊，朦朦胧胧，原本熟悉的也显得十分陌生，如果你童心未泯，就一定会产生出强烈的好奇，刨根问底，想探索出个究竟。

同为探索，白天注目的是颜色和外形，思考的是实体特征和实际功用；夜晚则忽略表层直思内核，或者由朦胧的外形浮想联翩，寻找实体之外的蕴义。

譬如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我是谁？”你白天守着电话、端着茶杯时的思考，和夜晚遥望星空、托腮沉思时的发问，思维的方向、路线、结果是否都大相径庭呢？很可能白天的回答很像实业家处理业务，到夜晚则变成了哲人或诗人。

我诚心地希望，在白日的生活中我们都是实业家，在夜晚

的生活中我们都是哲人和诗人。

理想终究不是现实，现实的夜生活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

不必扫视阴暗的角落，灯火辉煌的大厅广众之中有时也能看到假恶丑的表演。

令人啼笑皆非、又气愤又可怜的是某些自视高贵者竟然因为自己的恶行丑态而趾高气扬。记得有位伟人曾经一针见血地批评说“十年的最大失误是教育”。我想说，教育的最大失误是没能使这些高贵者生出起码的羞耻心。对于夜生活的污染，这些人的公开表演远甚于阴暗角落中的龌龊丑行。

净化夜生活的环境，提高夜生活的质量，也需要综合治理，其基础又是教育，是提高国民的素质，包括使某些“款”、“腕”、“官”们的人格提到一个新的档次。

提到夜生活的阴暗面，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个“不安分的自我”，想到人的本性的善和恶。

我们没有必要浪费夜生活的大好时光，去继续古代孟荀的争论或当代海峡两岸大学生的辩论。

对于我们的夜生活有意义的事实是：人类的本性并不是从猿猴和远古野蛮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凝固物，它在自身展开并对象化为人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构建和重塑着自身。人的本性是可改变的。

其实，善和恶从来是一对双胞胎，恶能够转化为善，善中

也常常隐含着恶。

理性大师老黑格尔不是说过恶是历史的杠杆吗？

从瓦特开始的工业化无疑是善的旅程，可是罗马俱乐部却警告说：“必须终止这个进程，因为它大大缩短了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

人类是这样的生灵：它能够认识自己行为的善和恶，并能够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本性。

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团体、组织正在调整生存目标，把疯狂地征服自然矫正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和谐吗？

我们没有理由收回“不安分的自我”，止熄夜生活的灯火。

我们有充分理由期待，通过目标调整和行为矫正，人们将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夜生活。

三

我知道，我的关于夜生活的思考是浅薄的。这浅薄的原因，一是我本人夜生活的单调，缺少深刻的生活体验；二是没有系统的考察，缺少思考的丰富材料。

但是，浅薄的东西如果梳理得当，也可能引起阅历丰富、思想深邃的学人的共鸣和振荡，从而产出并不浅薄的成果。

怎么梳理呢？

一种可行的办法是按夜生活发展的逻辑或内容表现进行划分，如夜生活的崛起，夜幕的魅力，夜生活万花筒，夜生活的未来，等等。

一种是按夜生活的主体进行归类，如个体户的夜生活，企业家的夜生活，上班族的夜生活，大学生的夜生活，军人的夜生活，等等。

我选择了两者的结合，即首先按主体归类，在每类中又大体按发展的逻辑顺序和内容表现划分层次，逐层展开。

果然它受到了有丰富的阅历和更深刻思考的学人的关注，经他们头脑的加工，产出了绝不浅薄的成果，这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个体户的夜生活》《企业家的夜生活》《上班族的夜生活》和《夜生活纵横谈》。

照理说，除去角色脸谱的夜生活不宜按主体的职业身份划分归类。但是职业的角色终究不同于演员的舞台角色，后者几乎一戏一换，前者则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地装扮同一类角色，时间久了便分不清什么是他自己什么是角色。于是，不同职业者便有了不同内容的夜生活。

譬如戎马半生的职业军人，即使在他脱去了戎装，成了“上归国务院下归街道办”的平民百姓的时候，偶尔置身于灯红酒绿之间，也总是带着职业军人的丰采。

赵本山所扮演的那类小人物，即使成了大款、大腕，西装革履，在有求于他的公仆面前也照样改不掉“低三下四”的习惯。

但是，你不应小看“小人物”，尤其是在讨论夜生活的时候。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时期夜生活的灯火恰是一群“小人